

DOI: 10.13288/j.11-2166/r.2016.22.002

《本草纲目》整理研究的再思考

张志斌^{*}, 郑金生²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摘要] 《本草纲目》的整理已有多个版本, 但是通过调查研究, 向各方专家咨询及多次业内讨论商议, 发现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研究空间, 包括影印与校点相对照、繁体字竖排、全式标点(新式标点, 加上书名线与专名线)、保留李时珍的版式用意、同版多底本校校 5 个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 对《本草纲目》研究的存真与深化, 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本草纲目; 古籍整理; 金陵本; 校点; 专名线; 书名线

《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是对 16 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 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是受世界瞩目的伟大著作。作为中医药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该书于 2011 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2018 年是李时珍诞辰 500 周年, 也是《本草纲目》撰成 440 周年。当此之际, 我们中医药学者有责任对该书的整理研究进行深入的思考。

古籍整理研究范围很广, 本文集中在“存真”研究。所谓“存真”, 即存古籍原貌之真、显作者原意之真。前者如高质量的影印与修补, 后者包括文字的校勘与标点, 某些非文字方式体现的作者原意予以彰显(如保存或还原原书的版式、特殊标记符号等)。

现代《本草纲目》“存真”研究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若干进展。金陵本已多次影印, 也出版了不少校点本。校点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刘衡如的人民卫生出版社首次校点本^[1]、其子刘山永的华夏出版社校订本^[2]。此外, 尚志钧、钱超尘校点的金陵本《本草纲目》, 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3-4]。

2015 年我们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研究的基础上, 接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项目“《本草纲目》整理研究”。为此我们经反复探索与专家

咨询, 认为在“存真”研究的以下 5 个方面尚有提升的巨大空间。

1 影校对照

中外单一的《本草纲目》影印已有多次, 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影校对照的存真方式。在影印本中, 近几十年来都集中在金陵本, 这是因为古籍整理注重底本选择。钱超尘等在《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内容提要”中说“本书是在绝对忠实于金陵本《本草纲目》的基础之上, ……尽力再现《本草纲目》原貌, 以避免多种不同刻本之间以讹传讹, 损失《本草纲目》原义之弊端, 确保我国中医药学术的精华内容不因某些原因而丧失或消亡。”可见金陵本被视为存《本草纲目》之真的重要条件。

但指望单一文字校点来保全该书之真又谈何容易! 古人云“校书如扫尘, 旋扫旋生”。一个经过现代录入、排印的本子即便达到了最严格的出版要求(万分之二的差错率), 那么《本草纲目》190 万字, 也可能存在 380 个讹误。因此, 我们想到采用影印与校点相对照的方式(姑且称之为“影校对照”), 即在双页面上给出彩色金陵本书影, 在单页面上给出相应的校点文字及脚注(见图 1)。通过影印、校点在同视野中互相对照, 可以相得益彰。既可使珍贵的初刻金陵本易得、易读, 又可弥补校点文字可能出现的失误。影校对照整理古籍现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但在整理中尚未被采用, 这是我们对于《本草纲目》“存真”整理的首次尝试。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任务(ZYYZK2015-B-002B); 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九批自主选题(Z0413)

* 通讯作者: 13810623096@163.com 13810623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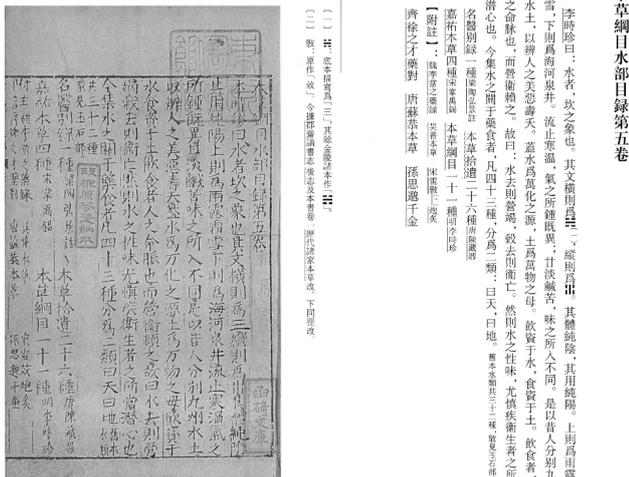


图1 《本草纲目》影校对照成品书页模拟图

当今《本草纲目》初刻金陵本全世界仅存八部全帙，分布在3个国家的图书馆，我国存有八部。为了应对现存《本草纲目》若干金陵本被收藏者描补修改过的问题，我们收集了现存8个全帙本中的5个，即上海图书馆藏本、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本，以争取在校点工作中，尽可能地展现其原貌。

2 繁体字竖排

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无一例外都是简体横排本。那么此书“存真”的第二个提升空间，就在于采用繁体字竖排。提到繁体字，一般最易想到的好处就是便于海外交流，因为这种方式更符合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部分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这不是我们采用该方式的主要原因。繁体竖排关键在于能避免在繁简字转换中丢失原始信息。例如“鬱金”与“郁李”、“射干”与“乾薑”、“生薑”与“姜公魚”等中药名，转换成简体之后，则成了“郁金”与“郁李”、“射干”与“干姜”、“生姜”与“姜公鱼”等。其中，原本不同的“鬱”与“郁”、“干”与“乾”、“薑”与“姜”，就成了相同的郁、干、姜。若再次进行转换，就回不到其各自原来的文字状态，久而久之，就会永久丢失某些重要信息。

现代简体字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的方便与理解，很少顾及某些专业术语的特殊性。例如，“南面”与“南麪”，前者是指朝南的方位，后者则指长江以南的面食。如果采用简体字表达，就成了完全一样“南面”。原本非常鲜明的文字区别被抹去，使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概念混为一谈。因此，

在重要中医古籍整理中，采用繁体字可以提升存真的程度，避免原始信息的丢失。在繁体字本的基础上，再进行简体字的整理工作，这就比直接用书影底本转换为简体字能够更多地保留原始的信息。

采用繁体字整理的难度明显要比简体字大很多。原本很简单的简体文字处理，由于繁体字、异体字的取舍，就变得非常复杂。2013年版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适用于现代简体字规范，却不适用于专业古籍的繁体字整理。因此，必须事先进行深入的相关文字研究，拟定取舍的原则。既要最大限度地达到存真的效果，又要不违背文字规范的基本原则，这有很高的难度。至于采用竖排方式的必要，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3 全式标点

所谓全式标点，就是指在标点中，除了使用新式标点诸种符号外，还特别使用了书名线（波纹线）与专名线（直线）。在全式标点中，用书名线代替书名号，用于对书名及篇名的标注。当然书名线与专名线应该标注在竖排文字中，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以横排文字代替。

3.1 关于书名线

现有的《本草纲目》校点本无一例外地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即正文均未按照现代标点的规范要求标注书名号。这是因为李时珍对于书名的引用很不规范，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书名的认定非常困难。如《食疗本草》，或简称《食疗》，或称为《食疗方》《孟诜本草》，又或以作者名“孟诜”“孟氏”“诜”及“张鼎”“鼎”来代替。又如《本草拾遗》，或简称《拾遗》，或称为《陈藏器本草》《陈氏本草》《陈氏拾遗》《拾遗本草》，又或以作者名“陈氏”“陈公”“藏器”“器”来代替。更有甚者，像《纲目·猕猴》提到的其别名“王孙”来自于“柳文”，“柳文”是什么？书名？人名？文章名？或合称？确实难以分辨，因此，从刘衡如先生开始，就略去了书名号。有此先例，后续校点者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一难题。

但是这种状态不应该长期存在，把这样一个连研究者都觉得困难的问题，原封不动地交给读者，那就只能加深读者的困惑，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严重影响到对《本草纲目》的阅读和理解。比如，关于“本经”，一般认为就是指《神农本草经》，实际上远不是这么简单。如《纲目·玄石》曰“〔弘景曰〕本经慈石，一名玄石。”这确实是

指《神农本草经》。但是《纲目·大黄》曰：“〔震亨曰〕大黄苦寒善泄，仲景用之泻心汤者，正因少阴经不足，本经之阳亢甚无辅……”，指的则是少阴经脉。而《纲目·芍药》曰“〔别录曰〕芍药生中岳川谷及丘陵……〔承曰〕本经芍药生丘陵。今世多用人家种植者，乃欲其花叶肥大，必加粪壤”，指的则是《别录》。在其他更多的地方，“本经”还可以指作者所依据的其他前人著作，此类例子数不胜数。通过书名号标注，就可将作为《神农本草经》简称的《本经》与其他著作区分开来。由此会增加很多工作量（必须逐条核对《神农本草经》），但却可以存本草学术之真。

因此，作为《本草纲目》整理者，应该花大功夫去研究其中的书名问题。在对书名做出基本准确的认定之后，才有可能按照标点规范要求，对书名进行标注。

3.2 关于专名线

专名线是专门标注专有名词的，包括地名、人名、朝代名、年号名等等。那么专名线的标注有什么意义呢？试举例说明。

首先是关于地名。《本草纲目·紫石英》曰：“乌程县北堇山所出。”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是一句谁都能读懂的话。但是乌程县的这座山，到底是“北堇山”，还是“堇山”？在未标注专名线的情况下，大概很少有人能够回答这一关系到地道药材的问题。在标注了地名线之后，呈现的“乌程县北堇山”，就非常清楚表达这座山叫“堇山”，位于乌程县的北边。类似这样的问题，只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学者才能明了，所以要完成《本草纲目》专名线标注，必须要有不同学科的专家参与才能完成。

人名、朝代、年号也常出现疑似易混的问题。如“梁贞白先生”，并非姓梁名贞白，而是梁代的贞白先生（即陶弘景）。标注专名线，在“梁”与“贞白”之间做一个断线处理，呈现“梁 贞白先生”，就明确表达了“梁代贞白先生”之意。又如“唐永徽故事”，不是关于唐永徽此人的故事，而是唐代永徽年间的旧事。有的名词更冷僻，需要深入考察。

如“宋齐丘化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该书乃南唐谭峭所撰《化书》，被宋齐丘剽窃更名。李时珍或直引其名“宋齐丘”。既然“梁贞白先生”是梁代的贞白先生，那么“宋齐丘”是否是宋代的齐丘呢？非也！此人是五代南唐人，

姓宋名嵩，号齐丘子，人称宋齐丘，所以应该是“宋齐丘化书”。只有清楚了解此人的原姓名及朝代，才不至于标错其姓与朝代。

当地名与人名放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困惑。如《本草纲目》中提到“菑川王美人”，没有标注专名线之时，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指菑川此地的一位王姓美人？抑或指菑川王的嫔妃？经考证后，再加标注专名线，当为“菑川王美人”，清晰表达了“菑川王嫔妃”之义。

专名线标注的难度可能更有甚于书名线，因为书名古今变化不大，又有书志或现存书籍可考。但地名与人名的查找更困难，这些名词混杂起来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选择全式标点，实际上是对自身学术水平的一次巨大挑战。

4 保留李时珍的版式用意

《本草纲目》金陵版是竖排版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李时珍横行的排列也有用意。从金陵本《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书影中可以看到，李时珍将同一类或书名末字相同的书籍排在同一横列（见图2）。第一、第三横列大多是“谱”，第二横列则大多是“志”。但是李时珍版式排列中的这种用意，从仅仅10年之隔的江西本开始就被忽略了，将原本的三行改为两行，原先的版式用意就看不出了（见图3）。而在已经出版的现代横排点校本，李时珍的版式用意则更是消失殆尽（见图4）。



图2 金陵本百家书目页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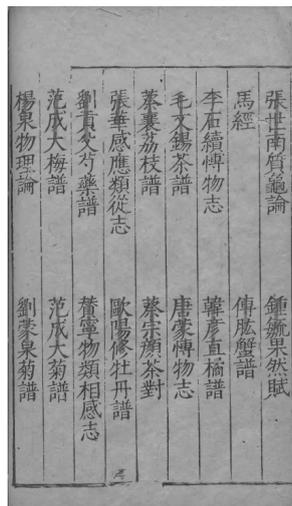


图3 江西本百家书目页书影

因此，保持繁体字竖排，就有可能保留金陵本原来的版式用意，达到更大的存真效果（见图5）。

李时珍的版式用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将同一作者的书排在同一横行，例如“张仲景金匱玉函方”“张仲景伤寒论”在同一横排中并列，还有



图 4 现代校点本百家 图 5 《本草纲目》影校对照书目页书影

“孙真人千金备急方”“孙真人千金翼”“孙真人千金髓方”等，都是横向排在一起。若变更版式，就不能一目了然看到其中的联系。另外，李时珍每一卷卷前的附注书目，每一竖行三种书，如果是同一朝代的著作，只在第一种标注朝代名。第二、三种则直接写出作者名与书名。如果排乱了，就失去了此书的成书朝代。

5 关于同版多底本的使用

一般校书都需要一个最为可靠的底本，此前《本草纲目》各种现代的点校者选用的都是金陵本。但是由于金陵本存在的时间过于久远，收藏者的收藏目的可能各不相同，由于《本草纲目》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著作，不排除其中有较大一部分

收藏者收藏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因此，对于书中的阙、损、讹、脱等问题，就会进行一些修改。而为了保持书籍的美观，这种修改可能采用了精细的描改方式，使之不易被区别，对此现象，钱超尘先生 2003 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上撰文予以批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只选其中某一个底本，就难免出现问题。当然金陵本存世甚少，同时掌握多部金陵本更是困难，因此，即便学风严谨的学者也很难做到同时采用多种金陵本为底本。下面举两个因单一底本致误之例。

其一，卷十七“苘茹”条“根”之“气味”：“[普曰]神农：辛。岐伯：酸、咸，有毒。李当之：大寒。[之才曰]甘草为之使，恶麦门冬。”其中“有毒”与“恶麦”四个字，由于此页原书版刻缺损左下角而缺损。核对日本国会本、日本内阁本、美国国会本、中研院图本均如此（见图 6~9），惟上图本经描补（见图 10）。其描补之前三个字，可谓是天衣无缝，惟有最后一个“麦”字低于正常行格，可被看出，因此，此前的校点本可能用的都是上图本作为底本，均只校出了一个“麦”字，故校语反映的可能并非金陵本原貌。

其二，卷十八“旋花”条“释名”：“[炳曰]旋蕾当作蕾旋，音福璇，用根入药。别有旋覆，音璇伏，用花入药。今云旋蕾，误矣。[颂曰]《别录》言其根主续筋，故南人呼为续筋根。一名□肠草，象形也。[宗爽曰]世俗谓之鼓子花，言其花形肖也。[时珍曰]其花不作瓣状，如军中所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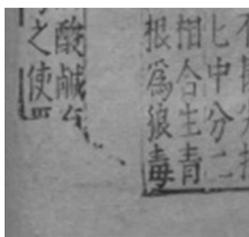


图 6 美国国会本苘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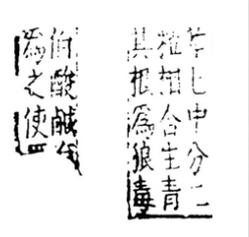


图 7 日内阁本苘茹



图 8 中研院图本苘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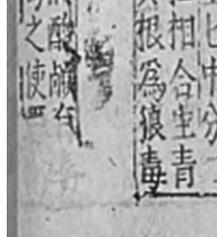


图 9 日国会本苘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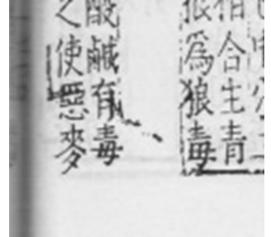


图 10 上图本苘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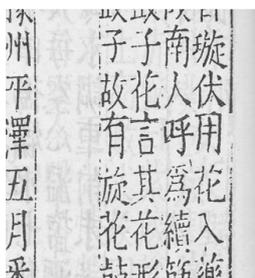


图 11 上图本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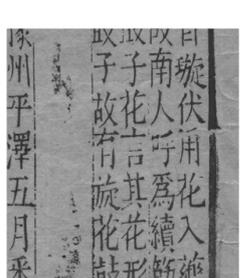


图 12 中研院图本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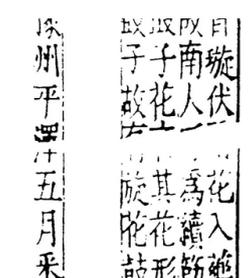


图 13 内阁本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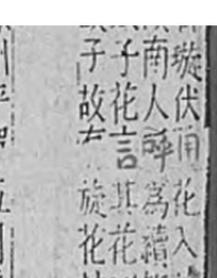


图 14 日本国会本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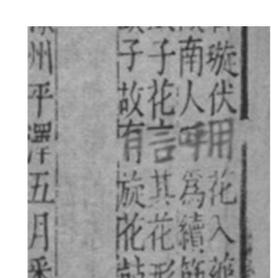


图 15 美国国会本旋花

鼓子，故有旋花、鼓子之名。”这一页中，第 1~4 行的第 12 字“用、呼、言、有”（凡 4 字），均缺损。还是同样的问题，上图本与中研院图本经相对精细的描补（见图 11~12），不易分辨。其他除日本内阁本尚保留原貌外（见图 13），日本国会本与美国国会本也经过某些描补，但描补的方式比较粗略，甚至用的是红笔（图 14~15）。但是通过五本对照，描补的问题则昭然显示。同理，单一使用上图本作为底本的学者，可能就注意不到此处金陵本的原貌。

针对《本草纲目》这样一部前人已经做过多次校点的著作，如果想要有所超越，再次整理必须采取同版多底本进行校对。课题组在前期工作中，收集到仅存 8 个金陵本中的 5 个。许多上述类似问题通过同版多底本核对，就可能得到解决。

王永炎认为，诠释学的任务在于传达、解释、

阐明和创新，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上的再思考，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精神。希望在影校对照、繁体字竖排、加注书名线与专名线、保留李时珍的版式用意及同版多底本校校这 5 个前辈整理者从未注意过的方面加以努力，进行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整理研究，以期传达更为存真，解释更为合理，阐明更为清晰。

参考文献

[1]李时珍.本草纲目[M].刘衡如,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2]刘衡如,刘山永,钱超尘,等.本草纲目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3]李时珍.金陵初刊本校注《本草纲目》[M].尚志钧,校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4]李时珍.金陵本草纲目新校正[M].钱超尘,温长路,赵怀舟等,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Rethinking of Study o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

ZHANG Zhibin¹, ZHENG Jinsheng²

(1.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00; 2.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ABSTRACT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 is sorted out in many versions. But after investigation, consulting a large number of experts and many times of discussion,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re is still research spa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5 aspects: contrast between photomechanical printing and checking-punctuating, vertical setting of un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complete punctuation (new type of punctuation, with proper name line and title line), remaining Li Shizhen's version purpose and checking the same version adopting multi-master copies. Solution, keeping the true and deepening of these problems ha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Keywords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本草纲目);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 *Jinling* (金陵) Version; checking-punctuating; proper name line; title line

(收稿日期: 2016-05-04; 修回日期: 2016-06-07)

[编辑: 黄健]